# 此木軒雜著

此木軒雜著卷六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蔡學敏訥菴　蔡學遜杏村　校字

## 學

學始於有所見終於忘所見有所見者始得之之謂也忘所見者得之深不自知得之之謂也如學易者以易觀物無之非卦爻無之非象數也無之非道也太極也是有所見也非彊探力索也其久也物如其物不必卦爻也象數也道也太極也是忘所見也藏之於須洞無垠之中置之於空虛不用之地不知其

富有也其指以示人非始見而言之為夫未有所見者之不能無待於言云爾

忠告

儒者之論曰事顧義理是非如何一切利害勿恤也此為夫計利害而不知義理者言之爾論其實則利害之所歸固不出乎義理之外謂義理與利害相違者近小之見不勝其蔽而然爾且如好為欺詐者一時幸而見售以為不如是必不獲遂其欲也然其所得僅豪毛而情狀暴露人莫之信畏忌猜防無所不至雖懷欺詐將無所復施而向之自以為智且巧者

乃所以爲甚拙而大愚也則豈非悖乎義理而害必從焉者之明驗哉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中人以下故未有能忘情於利害者也識是可以無惑於忠告之方矣

讀書之樂

古今書傳錯雜淆訛加之支辭曲說轉益晦昧學者心力有限雖復探索深苦終未必得其眞是所貴於闕疑者也夫闕疑非安於不得而已蓋有待也是故有讀前人之書而始識後人之說者有讀後人之書而忽悟前人之意者神理之相契情貌之相參不召

而自來不援而自合積累久之所觸愈多所見愈的有所謂不思而得如鬼神之告之者此讀書之樂也

讀書不記憶

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餘此木生曰記憶者心力也心力有彊有弱如烏獲之與孺子不可得齊然而求放心則誠學問之要也請設喻以明之譬如有人在屋宅中外間一切什物都付屬之使貯以待用若其人東西奔驚處屋宅時少有所

付屬適值其亡莫與承受固將擲棄於道矣或其人雖不他往而頗樂酣寢有所付屬目若不見耳如弗聞隨手頓放略不料檢他日問之了不追憶奚足怪焉是則雖非空屋與聞其無人正等是故必使處屋宅中者當閒暇靜謐之時精明專一耳不旁聽目不他注有所付屬一一認識不差藏弆有所劃然不亂他日問之自然應答如流矣正使精力或有不逮而其間關係切要之物識認尤加之意者決不至懵然若墮重霧中也此無他則惟主屋宅者之弗尸厥職而已矣夫讀書而求記憶之方端必不出乎此矣

# 黑說

老子之言道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朱子曰元者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此即是衆妙之所在也愚嘗爲之說曰元黑之別名五色皆屬於明夫惟幽暮昏暗之極諸色都無所存則有黑而已矣凡物至於黑則止矣無復可以加之矣有質之黑黑也無質之黑非黑也而不能不爲黑也故凡東西不分美惡不辨總謂之黑言乎其無一有也然人於幽暮昏暗之中他無所見而見爲黑者心識存焉爾心識盡則黑亦亡矣黑亡則非黑也非非黑亦亡老子所謂元之又元者

其若斯而已也

大言細言

夫所爲賦大言細言者欲以何明哉蓋明細大之無定形也視大如細視細如大細大兩忘拘墟之見撤混同之理彰矣然而明哲有所弗貴者太虛之中形器錯陳細大之見緣巳爲量凡聖一揆因其大而大之因其細而細之彼自不齊何彊齊爲今也視大如細而大之形故在也視細如大而細之見轉加也本欲齊同翻成顚倒故不若因其大而大之因其細而細之之爲得也

尤物

語曰有尤物足以移人豈不信哉不能移人不名尤物然人而爲尤物所移是內輕也深知其足以移人而不爲之移者非德勝則不可也以詩文言之漢魏已降詩莫淸於謝靈運自唐以來文莫奇於蘇子瞻然而文中子之言曰靈運小人哉其文傲紫陽朱子之言曰蘇氏之文矜豪譎詭非知道君子所欲聞乎時讀之往往不能終帙而罷夫謝之傲蘇之譎世之君子自非沒溺於流俗之學固宜有見其然者然而不能不嗜之者德不足也德不足者淫志邪情伏於

隱微而無以自克則其爲彼所牽引雖明知其不當睹而未如之何者理也勢也故曰尤物足以移人人之不能不爲所移也責物乎責人乎

荀卿言性三則

荀卿著書與孟子齊名徒以性惡禮僞悍然言之昴擯儒者不可得原固卿之自取也然愚以爲君子之學博取而遍觀雖狂夫之言猶將擇焉況號爲大儒者乎卿之言性惡其本指亦自不難識顧擯之者不暇審聽云爾夫性何謂也夫人所生而秉之之一物也孟子曰性善是天命之性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

若荀卿之曰性惡則指夫嗜聲色甘佚樂而好上人
之類以爲言固非謂夫仁誼禮智信之物也譬之甲
乙二人甲善也乙不善也性行不同而同號曰某呼
甲曰某而某至甲也非乙也呼乙曰某而某至乙也
非甲也甲乙不同而號適同呼乙之不別於甲者盖
未可以爲異也周西伯曰文王魏司馬昭亦曰文王
假而當魏之季曰威福自出志遷龜鼎文王之爲人
如是是不可以爲不然也則以所指稱者非徽柔懿
恭爲人臣止敬之文王故也必曰爾司馬昭非所謂
文王也則亦別爲之說而可矣夫性云者固亦甲乙

之所均得以爲號者也不知甲之非乙乙之非甲則不可苟知夫甲乙之爲二人也而呼之者特其號云爾何遽爲害而曰此必不可乎夫甲乙不同而號同之譬奚翅一性而已如道如德皆是獨於荀卿之言性而齗齗然不少假者欲以明性焉耳自程朱以來性已大明矣則夫於卿之言毋其本指而且有取乎爾者孟子復生亦不以爲不可也

譬之甲乙二人甲善也是仁義禮智信天命之性之譬也乙不善也是聲色臭味安佚之好氣質之性之譬也荀卿言性惡爲人以乙之爲人如彼其不善也

則誠然矣彼甲之爲善者卿亦曾識其有是否邪將
二人者並能識之汲汲欲明乙之不善而於甲有不
暇以及邪曰降衷秉彝五常之德載於書若詩慮無
不習讀而熟其名號矣卿非病聾瞶者奚爲而不聞
之邪顧其意以爲若是之爲性者人知其善也譬猶
尸位守府之君拱手危坐而已他無所能爲是雖有
而如亡也有彊有力之臣焉舉國之魁柄而授之凶
害將無不至也是故斷然以性爲惡而不疑者爲彊
有力之臣言之也非謂夫尸位守府之君拱手危坐
受制而無能爲者也然則卿之言果是而無非乎曰

是又不然也甲善也乙不善也有甲則可以制乙使之聽命於已惟善之從而莫敢爲惡是乃甲之所以爲甲而固非尸位守府拱手危坐而無所能爲之謂也荀卿者孰識乙之爲人而言之切矣其於甲則亦徒聞其有是人而已耳未之孰識也是故斷然以性爲惡而不疑蓋性者亦猶夫至尊之號云爾當曹魏之時而旣呼司馬昭曰此君也彼高貴鄉公者惡得不死於南闕之下哉

孟子曰性善而荀子曰性惡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其人人有此本善之性也而荀子亦曰塗之人

可以爲禹則以禹亦性惡禹能化性而爲善塗之人皆可以化性而爲禹也禹亦人也性旣惡禹之性不容獨不惡荀子之說固亦有可驗而知者何以言之昔者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其不能不甘之者是禹之性也旣甘之則由是而沈湎淫酗惟婦人是聽以至於斲脛剖心膏鍘柱而觀其廢足以爲娛悅亦禹之性之所可以然也謂之非惡可不可也然而禹甘之禹竟能惡之而疏之而絕之克儉克勤後聖無閒然然則人有此甘酒之性者其可以爲禹決也假而禹之性痔焉寂焉口鼻耳目之嗜一切無之以成此

無間然之德則是天人也塗之人何望焉故曰禹亦
性惡者所以明塗之人可以爲禹之决然而不疑也
然則荀孟之說果可以並垂而爲教於萬世乎曰惡
乎可荀子者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儀狄作酒禹飲
而甘之甘之誠性也誠可以爲惡也甘之而知其流
禍無極而即時而惡之而疏之而絕之是心也何所
根而發哉根於本善之性也孟子所謂惻隱羞惡恭
讓是非之心者皆實有於中即事而形非彊使之而
力制之也禹能充此性以化其甘酒之性而爲聖人
塗之人亦有此本善之性非徒有此甘酒之性而旦

雖然以游於世若猩猩然也不能充此本善之性以
化其甘酒之性而惟欲之殉甚者爲商受之酒池肉
林長夜之飲然而其可以爲禹者自在也若荀子之
言塗之人可以爲禹者將亦曰猩猩可以爲禹乎如
不可爲則夫塗人之所以爲人者其必有物矣故曰
荀子者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自明誠論說

唐歐陽詹與韓退之同年登進士第其自明誠論有
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
也又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

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王士稹曰唐人多不明理如詹此論離經畔道甚矣愚以謂是亦未盡然也詹以孤生崛起海嶠間其於道德性命之說誠未必能熟講而深喻然亦一時文士之傑出者也果若王君所譏將以爲詹之視尹喜衞鞅諸人與夫顏子游夏其道同其學同其自明而誠皆可以至乎文王周孔之域邪若是則於文義且不可通而豈特不明理而已哉詹以文章名於時决不至繆盭若是甚也夫明誠之號一而實不同明誠之實異而其所以明之誠之者則亦各有其至焉彼尹喜

諸子者明其所明非顏淵游夏之明誠其所誠非顏
淵游夏之誠然惟其眞知之而實有諸已是以能長
生能爲卿能輔劉而佐嬴其於顏淵之見孔卓游夏
之分聖體何以異哉不特此爾孔子曰小人喻於利
蹠蹻之爲大盜非其眞知之而實有之則亦無以爲
蹠蹻矣雖謂蹠蹻與顏淵游夏皆得誠皆自明不亦
可乎彼日誦文王周孔之詩書而茫然不識所謂渙
然無著於心者是不能由明以之誠孟子所謂五穀
之不熟不如稊稗者此也愚不獲見詹全文然據此
數言固明言某某以之而爲某某事矣不曰以之而同

至乎文王周孔之域也若是復何經之離而何道之畔哉愚特因王君之論而推昔人爲文之指意以告吾黨之善讀書者

立言

今夫立言何患哉患在急欲自伸其說以苟異於前人而不惟其理之是義之精也夫惟苟異之爲事者是其心豈固以爲是乎精乎特以前人之說非我之說也我於其間不容以無說云爾若然者我如是而爲說後來者又如彼而爲說求勝無已時而苟異之道窮則不得不返其初而初者固非我之說也特用

是以相往復相捄正而已矣吾觀諸子百氏及一切文士之號能言者其道舉不出乎此此所以爲能爲有焉能爲亡也其終不能與天壤俱敝無足疑者而或者病書籍之日積以多何所見之近乎

## 東坡語

東坡云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炰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寒暑代嬗眞瞬息間事猶夜之必旦爾而坡云云者不堪其酷毒眞若沒身後已此人情之常也余因念今此元元之民幸生太平和樂時晝則飽食夜則酣寢終其生無坦於慮無怵於神一何

幸也昔之不幸丁亂離兵革荒饉之世者直謂不復有安寢甘食之一日君坡之言魚灼理極其可痛閔爲何如哉然則天地生成之戴其又可一飯而忘哉

六經言不可犯

丈天群有言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决存亡若赴水火之必斃食堇蔦之必毒也愚嘗以是推之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聖言之所以可畏者惟其决然而不可易必至而無可倖也使夫垂監戒以爲不可而小犯之不危而安大犯之不亡而存者則不足以爲六經矣使夫後人之智力

有什佰於聖人而故犯六經之所監戒以行其一切之術而可以長久無災患者則聖人之言信乎其迂闊而不足畏矣譬之毒物然有入腸即崩裂以死者有沈涵饜飫久之然後一發而不可救者二者雖有緩急之殊然其爲殺身之禍一也夫六經之言豈無若是焉者哉方其沈涵饜飫而未至於横潰不可救之時苟一旦覺悟亟吐之而思所以湔滌府藏育養元氣是猶有安存之一機也過此以往則不可知矣然而終莫之爲者豈其智力之果出於聖人之上乎將挽回補救之有待於後人而時有所未至也愚蓋

內信國之言而有概於中故論之如此

讀任昉傳

孔子稱樂道人之善蓋若嗜慾然爲已而已非以市德而望報也是故若渴之誠發於中心不爲親已加厚學以不諂見疎此則眞能好士者也彥昇奬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拔擢衣冠貴遊並與交好坐上客恆有數十當時龍門之望獨歸任君洵足尙已吾獨惜夫不附之者亦不稱述豈其形迹疏遠則知賞無自而及邪不然則彼讀孝標之論抵几於地者吾無責焉

范增

漢祖既破咸陽兵十萬在霸上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范增說羽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世皆嗤增之愚以謂既知漢當爲天子矣急擊之何益嗚呼增之失獨在乎坐視羽之安忍嗜殺而不以爲非欲輔佐使成帝業而不知其不可覬爾至於望氣爲龍虎成五采而請急擊之此乃所以爲智而嗤之者非也古今聖賢豪傑有爲之士皆責人事而不委諸天人事盡則自有可以勝天之理孔明之出師五丈原是也當是時魏晉

之勢豈特爲龍虎成五采而已乎孔明豈不明見之而不少回其志者以爲有可以翦大敵復中原之理也謂孔明爲不智可乎使夫楚漢之際增謂羽曰吾令人望其氣沛公必爲天子無可疑者君其降之可矣則亦不足以爲增矣

## 禰衡

禰衡狂誕敵已下所不堪不知其意云何直自求一死爾竟爲黃祖所殺曹操雖不自殺衡而送之劉表所表又送之祖後世憤疾操以爲過於祖主使者操也然衡胸中甚了了觀其言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

祖二人皆爲操所殺方衡罵操時融似全未知操之能殺已也且爲操宣歷歷之意於衡吁不亦可以已乎修又劣矣由此觀之大小兒之目果不爽也

秦宣太后語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尚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宣王曰先王以髀加妾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王尚書士禎曰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之國史之筆可謂大奇余以爲是不然也宣太后之行國人知之異國人皆知之當時執管之士

因有此事故作此言用相調笑云爾史家增飾之辭
美惡皆有之後人或泥其一兩言以議當時之是非
得失其不爲咸邱高叟者幾希矣國策非實錄之比
尤不足据譬若今之制舉文字萬一流傳至百千年
後既已茫昧恍惚獨見有此等語言將亦以爲出論
孟書中人親口邪有辨之者則曰彼文固明明某人
言矣而孰知其大不然哉王君之智倘類此也

陶淵明二則

陶淵明謂親友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是非固以
仕爲不可者也既爲令彭澤吏請束帶見郡督郵由

君子觀之亦人世酬接之常非所謂辱身詘體而可恥之甚者也顧乃喟然歎曰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去職是蓋畧不欲彊其性之所不適以苟徇乎人寧歸耕以代仕雖至於寒餓而不悔也推斯志也孟子所謂充無受爾汝之實者淵明其庶幾焉惟其志意所存止於任眞保素不蘄人知亦初無難知蓋孔子之稱柳下惠曰其斯而已矣吾以爲淵明之爲淵明其斯而已矣

淵明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呼彼眞爲羲皇之人也者則豈復知百

世下有不羲皇之甚者而身處此世爲可以自高而
傚彼彼也哉其自知爲羲皇上人者以其所處非羲皇
之世所値非羲皇之人營營擾擾萬無可脫去之理
而頗覺巳之超然有以自拔云爾然則其爲羲皇也
亦僅矣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桃花源中人不
知漢魏自非漁人之來問則先世避秦時事久矣其
不復記憶於心也偶憶之而偶言之耳此所以爲桃
源人也若曰余幸而處於此衆人不勝其苦余乃不
勝其樂是必身猶在桃源之外者想像卜度之辭非
實境也嗟乎此淵明之所以神往而不可得至者也

然則其爲義皇也亦僅矣

杜五郎

靖節陶先生而下野處之士最卒眞可嘉尙者無逾宋之杜五郎五郎之言曰初與人擇日又賣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歲治田三十畝念鄉人以醫爲生者多已食已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絕不爲日惟端坐而已賢哉杜生可以爲百世師矣古之相一國而拔園葵去織婦者其用心何以異哉擇日賣藥獲利幾何猶以妨他人生計不肯爲則夫田連阡陌而營營然惟日不足者其爲人

賢不肖何如也尤卓絕者人問巳所以爲生遂傾吐生平無遺餘絕不過爲緘默以示崇深蓋不自知此之爲美德也嗚呼居心之淨乃一至是哉

劉楨語

劉楨與子建書云家丞邢顒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之此言極有深意以今觀思王文筆猶頗恨其浮華冗長當時流連文酒必不能簡素自居良可知也彼之爲雅則此之非雅明矣夫以八斗之鴻藻猶當對雅士而增恧豈況胸無墨汁論匪燦花道聽塗說而不自休止者乎凡爾學子有鑑於是亦可以少知儆

焉

鍾元常好書

蘇子謂君子之於物可寓意不可留意鍾元常以好書故至於拊心嘔血發塚剖棺以求之此留意之過也一書之爲祟迺至於此雖至愚者猶知笑而悲之然此乃鍾之所以獨有千古也當其意之所至欲稍自禁遏不能雖孔子之發憤忘食終夜不寢無以逾之夫豈特留意而已固將以身命殉焉而不暇卹也今夫世之學者呻其佔畢學爲詞章則皆寓意而已丹裁一把卷一吟諷心氣無毫毛之傷不欠伸思睡

則起而窺園矣書帙滿架或意所欲觀苟在尋丈外
即不復取之誠憚其勞也如是而望其學之富有辭
之成章有是理哉若夫君子之論則又曰書一藝耳
移此心以之乎聖人之道庶幾乎孔子之發憤忘食
終夜不寢者顏曾可幾而及也愚又以謂此天地之
所不得也天地生材細大纖巨各有所至其人之能
至焉者抑若有命焉不可得而易也如鍾不嘔血不
剖棺則終無鍾之書矣於聖人之道也皆忘食背不
寢則人人顏曾矣宋玉相如之文李白杜甫之詩愛
之甚者往往惜其不志於道而惟藝之攻夫我欲自

爲之則自爲之而已矣而以責夫古人是殆不知夫天地之所不得者而欲其必得之也夫惟皆寓意而無一留意以至於一無所就則誠可責焉耳矣

卞和

余讀卞和退怨之歌盡然傷之夫荆山之璞誠希世之寶也不知則已夫既自我得之自我知之而使其光氣鬱而不發受嗤於庸夫之目曾不得比直於武夫痛心疾首何以加茲夫是故寧一再刖足而弗之悔也豈以求祿賞哉推此心也以薦達天下之碩德異材不亦休乎夫玉誠希世之寶然其顯晦於國家

之事無益損也況乎碩德異材可以衞宗祐而潤黎
民者乎嗚呼此史魚王嘉之徒所以爲忠之盛而臧
文仲李林甫輩之竊位蔽賢爲不祥之莫大也與彼
卞和者吾不悲其雙足之刖而惜其所明者之祇此
塊然一璞玉也

蘇子美詩

蘇子美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
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肴失舊
斂舉意有新況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王阮亭論
之曰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

已略可見矣愚謂阮亭此言略似朱子譏白香山說著官職卽津津涎出之意然以是而論詩則未可謂爲知言也夫詩人之旨莫善於自處謙下深沒其志行之美而顯露其不甚美者於文辭之間有其言如是而其情不必如是甚者此其所以爲厚也不可不察也子美豪邁拔俗之士果若是滿志於一第而已邪殆不然也其所以窮極寫狀出新意於陳篇之表使人讀之神思爽健而不知其他者此作者之自鳴得意而人自以爲弗及也若曰此辭人之習氣莊靖之士不肯出此則子美心折矣若乃志汙而貌絜行

濁而言淸魂戀魏闕而託興江湖心營田宅而寄詠魚鳥是子美之所必不屑也故曰以阮亭之說而論詩者未可謂爲知言也

## 田竇一

嗚呼田竇之事可悲也哉太史公曰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是知竇之死灌之族非武帝意也吾以爲太后婦人耳不足責帝爲太后子重違其心而殺無罪之魏其族不應族之灌夫失刑孰大焉假如蚡有罪當死太后爲之不食則曲赦蚡以安太后是事之可爲者也殺嬰族夫此事之必不可爲

者也太后雖不食不可茍狥也不殺嬰不族夫太后將終不食以死邪又事之必不然者也然則武帝之失不可得而辭矣雖有蜚語惡言聞上此非蚡爲之誰爲之者豈待智者而後辨哉當是時夫固有當死之罪獨殺夫一人可也太后亦可以食矣

田竇二　汲黯

魏其之死灌夫之族武帝之失不可得而辭矣吾猶恨漢廷諸臣不能彊諫力諍以陷其主於失刑之大也帝固不直武安無意殺魏其者誠能彊諫力諍引孟子語桃應之義以告之帝其有不悟乎肯茍徇太

后之欲而不少怵於心乎方廷辨時獨汲黯是魏其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默默黯位卑力不
能得之帝自丞相而下無若御史大夫惜乎韓安國
之持兩端也使汲黯而居安國之地實可以不死灌
可以不族帝可以不至於失刑黯誠社稷臣其力能
辨此决也抑吾猶懼黯之戇而不善爲辭也故曰國
不可以無大臣大臣不可以無學

田竇三　韓安國

田竇廷論時御史大夫韓安國語持兩端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云云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猶云云丞相言亦是及武安止車門怒讓安國安國良久謂曰君何不自喜云云安國之不能爲汲黯君子惜之然不可不察其心夫謂魏其言是者是灌夫猶可不誅也曰丞相言亦是者以太后之故夫之罪知不可免也至其教武安以退讓責其無大體言甚美矣蚡果能聽從卽夫猶可以不誅而況於族夫猶可全而況於殺魏其哉此安國之心也其曰魏其必內媿自殺云云者姑以此中蚡之欲而使之俛而從我也豈故教蚡爲此以殺魏其哉蚡能略從安國言則禍解矣魏其亦無用自殺爲也而明人董份者評之

曰此公孫宏所以中汲黯也是不察其心者之言也然份之言未足怪也汪道昆者謂蚡始以籍福之計讓而攘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夫蚡雖謝罪而凶毒滋甚於安國之計何有哉噫名爲文人論古人事奈何而憒憒若是哉

田竇四　王充

甚哉王充之作論衡也天下之最不強人意最使人憤懣不平者無如充之言也田蚡既殺竇灌病呼服謝罪巫視之曰二人共守欲殺之竟死史籍所記及近世耳目所聞見若此類者多矣而充必著論力辯

謂蚡自當死非二人爲鬼能守而殺之充意欲以何明邪聖人賢人之論不如是也天地陰陽人物生死往復之理不如是也謂虛立此言以懼人者惑之甚也如充者不智不仁萬無一是而使人有餘恨焉吾不識其何見而爲此也充徒見如蚡等者多不見所殺之鬼能作禍祟如竇灌二人遂以爲誣夫不見者人自不見爾非鬼之有佚罰也蚡之殺於二人决也

孟嘗君

戰國貴介公子爭下士招至賓客至數千徒以聲勢相傾其視吐哺握髮之風誠不可同年而語然亦有

未易及者如信陵用侯生之計權以濟國事功最上矣平原斬美人頭以謝躄者尤人所難而殆於不情可毋論已馮驩以貧歸孟嘗君不名所長孟嘗君置之傳舍三問傳舍長具得其歌意云云夫一馮驩耳孟嘗君乃能留意若此即其他槪可知也豈徒以粟肉豢養之肥瘠之不知存亡之不問哉今之人舍有十數客則惽惽然有不能憶其姓氏者矣況數千人哉故夫姦俠之徒能使人効其智力以脫其厄濟其欲而揚其名彼其才誠有大過人者安得而槪少之哉

評項脊軒志

歸熙甫作項脊軒志家人細碎之事俚俗之言一一記述令讀者如目睹而耳聆之眞馬班之筆也然亦有不曉事而可笑者云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夫以足音辨人此人人之所同而熙甫乃以爲已獨能之邪古詩云新婦識馬聲蓋不以爲異也

駱賓王檄文

徐敬業起兵武后覽駱賓王所爲檄文云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但微笑而已至後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人如以

文辭而已則賓王所爲前後數百言鏗鏘遒麗等爾所以然者感動天下之心在此不在彼也其言誠足以感動天下則敬業之事成敗未可知也安得不矍然而起乎是知文章氣力之輕重不惟其辭而惟其義后所深識者天下之大機大勢也其於文辭不期識而自識矣其言宰相失此人蓋直以爵祿權柄爲足以籠天下才人杰士之心而莫余梗也斯則古今大姦鉅憝莫不然哉

公孫宏

公孫宏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斯

言稱於武帝之世豈不謂以水濟水乎信(去)之曲學阿世也然立言之道豈特爲一世而已觀夫後世若瓊林大盈之爲謹其扃鑰積爲朽蠹錙銖不肯妄施予人者則如(去)所稱雖謂之聖人之言可也武帝使海內虛耗廣大之害豈惟一端然猶以爲賢於唐德宗何邪且如寵一韓嫣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日十餘京師兒童聞嫣出輒隨之拾其丸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然則當其時民所以生生之道未至於窮盡無遺餘也

以逐彈丸爲民生生之道予未之前聞

張桂諸臣

賈生當孝文帝時以爲宜改定制度興禮樂文帝謙讓未遑後儒惜之以爲天下雖富庶不能遠追三王之盛此亦謙讓之過也是不然文帝即用賈生言更造禮樂顧漢猶是漢也豈遂與三王比隆哉余竊異夫明世宗時張桂諸臣既以議大禮中主心致盛寵因進非天子不議禮之說而世宗亦自任不疑也於是郊社廟祀皆更其舊紛紛制作不盡用諸臣之言其得與失未暇論也夫既舉中庸之文以箝朝臣之口矣顧獨不曰有其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乎然後歎孝文之賢聖爲不可及也人主好作聰明不自知

非聖人之德無足多怪顧諸臣之舉中庸爲說以陷其主於自用之失者絕可嗤也

## 樂毅論

夏侯太初作樂毅論論者疑樂生之志未必爾太初推之太過是蓋未知太初此論特假樂生以自寫其胸次之所存不必昔人之果優爲也以爲樂生義不負燕先王風節著於天下則其道故可以至乎此也亦猶文中子言諸葛不死禮樂可興云爾謂太初之論可疑則文中子之言亦未可信也季路衣敝緼袍仕衛結纓骨肉爲葅醢而曾氏以爲賢於管仲遠甚

成敗利鈍豈足道哉太初曠逸之度寄託甚遠其視
鍾會賈充之徒犬彘不若千載之下令人慨然而歎
不復疑此論為虛斯可為知者道也

介甫詞

介甫有寄蔡氏女二章朱子論之云平淡簡遠翛然
有出塵之趣覩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豪髮肖似此
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與愚意此二詞文士
所優為無足為介甫難者介甫誠躁廹強戾然其浮
雲富貴不染世俗一切嗜好黃山谷極推服之所謂
翛然出塵者蓋其胸次如是謂為無毫髮肖似亦稍

過也至以息夫躬絕命爲比則又甚矣嗚呼朱子爲萬世學術人心計立言垂誡寧過嚴毋過恕然其於孔子爲有間者亦以是夫

董仲舒賦

余讀董生士不遇賦憤懣幽憂指趣壹歸於貞正眞楚靈均之流亞也視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焉朱子注楚詞又集諸家所作附於後顧獨不見此賦未詳何說也賦有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他人能言之未必能允蹈之夫惟董生百世之下信其不予欺也謂爲靈均流亞不亦宜乎

趙壹

趙壹作刺世疾邪賦系以二詩一假秦客者秦人上氣故憤激特深一假魯人者魯人好儒故怨尤差少然觀趙生行已與其所以期物者爲泰則有餘爲魯尚不足雖獲高名幾罹重禍人爵所堪不逾郡吏豈足多歎哉

居易錄

新城王阮亭著居易錄議論多訾毀朱子毛詩主小序而嗤笑集傳猶之可也至如朱子論王氏蘇氏之學術品行則以爲不公之極幾欲奮襼裂眦而爭者

是固不暇以辯也竊以朱子道集羣儒之成功在萬
世人人宜有罔極之感阮亭獨何心而忍出於此邪
今　上表章正學於朱子尤極褒崇此千古盛德事
也萬一後嗣帝王得見阮亭之說心疑朱子之爲人
且以謂名儒大賢猶不能無私心若此況爲其徒誦
習其書者乎爲黨比爲攻伐將何不至乎則是啓人
君輕侮儒道之心者阮亭之說也噫奈何而弗思之
若是哉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如
阮亭者非惟不知亦殆於不仁噫後之人尚戒之哉

韋應物傳

唐史無韋應物傳後人爲補作之自謂考次皆有憑藉而恨史官編摩疎陋余讀之信然矣獨其言宿衞仗內在開元天寶間則恐其攷之不詳而未免於依違之失也燕李錄事詩言十五事皇闈是逮事明皇之證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使其及開元年則祿山之亂應物已三十矣不得言弱冠也宿衞蓋在天寶十年間不及開元明矣至太和中年九十餘領劇職姑闕而不論可也余特以應物之詩而證補傳之有此一失云

廉希憲

廉希憲疾革謂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何論禍福謂臯夔周召不可及者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世之學士稱先道古者多矣特以是爲美云爾固非能眞知其可行而實有志乎是也如廉公者可不謂振古之豪傑哉天下事無牽制卽三代可復此語眞不愧廉孟子之目孟子欲行殷周助法定養民之制此志不遂猶寄望於後之仁人讀其書不以是而爲心是皆曲學阿世之尤而孟子之所謂民賊也方今急務無若減江南浮糧稍復宋元之舊然議者已憂其多所牽制矣誰爲廉孟子者上天至仁

不終勦生民之命跂予望之惡能已哉

呂蒙正

呂蒙正不願聞朝士輕已者姓名曰一知之便終身不能忘渴若不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也余以爲蒙正特賢於小人挾忮怨之私而尋隙以中傷者耳彼其根於心而不能自克者居可見也使我而無愧參政耶雖有言如弗聞可也我而未堪爲參政耶彼其藥石我也懼且不暇而又何尤焉今日終身不能忘不亦爲隱微深錮之病乎有類於此者聞人一不善不欲與衆言之以爲厚矣而其事之烱然於心者不

待追憶而自不能忘則其愈於與衆言之也幾何哉夫惟蕩蕩然如未始有聞也者而愛惡一不以其私斯可也此雖大賢以上之事要之不可以不勉如蒙正之爲者蓋未足多也

四子書

歐陽公少時得韓昌黎文集於李氏敝簏中乞以歸讀之歎曰學者當至乎是而止爾儻不游其家不獲其簏則未可以得也蓋韓集之難得如此夫此固未足異也予讀虞道園之文有曰當至元未混一時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

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尙寡猶不能無倷手錄夫六經猶弗論也至如朱子所註四子書今之世牧童賈豎皆得挾一編棄擲蹂踐略無惜焉其士子之誦習者鹵莽滅裂視之亦蔑如也板本書最多無若四子其視之最輕且賤亦無若四子嗚呼人貴珠玉者爲難得也使夫家有夜光遂將等諸砂礫於理固不可矣況聖人之道之所存哉余故舉歐公事及虞道園之言以諗學者之至頑至愚者或亦稍動於心焉

記日干先生語

曹孟德有言㊞我負人毋人負我謂先發制人當斷即斷不貪虛名受實禍也吳䭾先生曰自古帝王都是如此孟德尚是好人故不覺吐露爾吳先生之意蓋謂越句踐漢祖輩也然以為成大事者必用此二言則可謂過矣夫負人者人亦負之孟德負漢而三馬負曹孟德不能知也雖知之不能去之也然則曹負馬乎馬負曹乎徒能負人爾非能使人無負我者也然而㊞為此勿為彼者此其所以為孟德也與而吳先生之所謂都是如此者其亦信而有徵者與

書籍

班史言孝宣之世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蓋先王之世納賈以知好惡觀政治者宜亦有取於是乎自康熙三四十年以來民間服食器用不伺豐侈或日就儉惡下至送鬼楮幣之屬亦復狹劣大減於前以從樽節之教惟獨書籍刻鏤精善遠軼前代使夫瞼誦之徒不覺懽悅耽味無斁摛華發藻爲國之光向非聖上崇隆斯文以煥乎之章鼓舞振作一世之人心亦何以致然哉其他或詘於物力或生於巧變者其事瑣屑詎足爲盛治之累也

止木軒雜著卷六終

# 此木軒雜著卷七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張宗鑑靈賓 黃楨森如 校字

## 論世

盛世之言其氣和衰世之言其氣蕙治世之言其氣直亂世之言其氣猛盛世之言若臯夔周召之於唐虞成周何其休美也三代以還不可得而見矣治世之言若賈生之於漢文帝魏徵之於唐太宗韓范歐陽等之於宋仁宗侃然發陳其志意無有鬱屈而不得信者斯亦其次也與若夫衰世之言似和而非和

也爲苟悅爲苟免而已彼其氣奄奄且盡矣亂世之
言似直而非直也爲爭名爲競勝而已其尤不肖者
色厲而內荏矣嗚呼非直不可以爲和非蒠之甚則
亦不至於終亂然其所以致此者豈一日之故哉吾
於是乎有感

知命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命者其事在天非我之所得爲也以其在天而
不可知故無事乎知之而惟順受焉是乃所謂知命
也一有趨避計校之心是不知命也趨避計校而得

所欲或者以爲彼命應爾雖不趨避計校猶得之也是又不知命者之說也由趨避計校而得者非天之與之以其私智取之也謂之曰命可乎吾尤異夫流俗之所謂命者推人所生年月日時干支處斷吉凶禍福進退壽夭其說出於李虛中徐均之流毋論不能悉中正使悉中而吾奚以知之爲哉郭璞欲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如含者誠可謂之知命也今世之人惑於得喪怵於利害中心搖搖然莫知適從也則往往向瞽目無惠之叟而告

以所生之干支求其處斷焉謂之算命噫斯流俗之所謂命也然其事故在天也果可以算而知之否邪夫景純之卜筮猶無救於其身之死也而况於瞽目無惠之叟乎夫瞽目無惠之叟其不足奉爲先覺易知也而中心搖搖莫知適從者則常至乎此也

大寶說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孟子曰舜之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言不以崇高富貴動於其心也然而易有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不居九五之位雖有如天之仁欲澤一物且不能而

況於博施濟衆乎是知聖人誠甚重乎有天下也不惟寶之而大之敝蹝云乎哉浮雲之過太虛聖人之無心於天下也朽索之馭六馬聖人之存心於天下也非無心之極則其存心於天下亦私焉而已非存心之極而曰吾能外天下雖敝蹝天下不謂之不與也果若是而曰不與生民之害滋大矣豈非不知大寶之義以至是乎夫浮雲太虛非上聖不能所恃有朽索馭六馬之心深知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而制治未亂以貽厥孫謀是則天下生民之所仰而望忠臣志士之所竭誠而願效其力者耳若夫晉之武

帝唐之明皇非無仁厚之資英偉之度而心狃於一時之盛不能割所欲以圖久安之業釀禍召災勢若發機亘可悼也此二君者謂之敝蹝天下可也然其心豈嘗外天下哉亦由一念之忽易不長慮却顧以至於斯也嗚呼生民之休戚繫於一人天下之治亂生於一心然後知易之言天位而必曰大寶者其義為深且遠也

秦元明三祖

秦始皇既并天下墮名城銷鋒鑄鐻欲使天下不得擅尺兵寸刃之利此事之必不得者始皇雖雄豪實

天下之至愚無以議爲矣元世祖起北漠混一六寓創業垂統不可謂無意者乃其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壹何計之悖邪夫利害安危之故有中智以下所及知而英聖非常之主不知之而必爲之者此知古之儒所未易以口舌爭非特此一事爲然也抑嘗考解縉之告明祖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近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則夫明祖之於秦始皇元世祖蓋所見略同也意者身爲帝王削平大難過慮天下之復亂寧出於此毋出於彼有不覺其所見之同者邪噫吾無以知之矣

漢高帝二則

高帝木彊人他無論耳項羽使人殺義帝江中幾半載矣高帝如弗聞也自非三老董公言之則將終不爲義帝發喪矣此何如木彊也既定天下卽皇帝位逾一載矣而其父稱太公自若也不因家令言發悟已心不幸太公遽崩則太上皇之號竟弗獲生享矣此又何如木彊也由前論之類一事之不知雖其事之至大而不之知者高帝也由後觀之一觸人言不還踵而行殆於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亦高帝也嗚呼異哉此豈可不謂之天授也哉

蘇氏曰高帝之不去呂后爲惠帝計也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獨蓮池大師著論以爲不然惠帝之賢不必帝爲之慮也卒之以人彘之慘傷心而早殞然則殺惠帝者非豪奴悍婢也妬婦也高帝之不去呂氏者不能去也如世之所謂懼內者也愚案明允之論蓋出於李文饒文饒之言曰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高帝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高帝以布衣取天下雖至爲英偉性亦極忍鷙顧其於兒女

近昵之際實亦不能甚異極情也李蘇二公特脅之太過窺之太深以爲能去能留深計遠圖非人所及耳覩其善畏敬之策欲遣長公主適匈奴呂后不肯帝亦竟弗能違也則知遵師之論爲得其情矣愚又以爲帝雖去呂后將相大臣必不遂蔑視嗣主篡取天物蓋約法三章蠲除毒螫天與人歸大勢已定特其小小變亂則亦非權計智數所能逆定於生前收功於身後者也故知保世貽後必以功德爲本此則李蘇諸公之論所未及也

晉武帝

劉毅面斥晉武帝不如桓靈武帝非惟不譴乃更歎
然鄒湛美之以爲德過漢文遠矣進言曰猛獸在田
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
出於意外故也武帝天姿之美誠足度越前王湛之
此言尤爲善喻學者讀史至此當思萬乘之君混壹
區㝢威福在巳何所不加而德度若此其宏也身爲
士庶至微賤一聞逆耳之言意色未免爲之不平可
耻孰甚於是且非意相干卒不及持誠有如湛之所
喻者不滌其源而制其流亦難乎爲力矣孔子稱顏
淵好學曰不遷怒曾子歎之亦曰犯而不校洵乎其

未易言也然武帝語劉毅以焚雉頭爲已美事夫雉裘之焚美則美矣而常自記憶不覺津津道之則其實愛樂此裘而不能如古聖人之投珠抵璧亦可見矣此修泰所以易滋而美業所以不克終也學者苟有一行一事之善而不能忘之於心正所謂有其善喪厥善者也又可以知戒也

宋武帝

帝王之興當微隱時史臣紀其殊祥異跡不一而足此蓋所謂受命之符事理之常無足疑者然史臣紀之以爲天授非人力爾不知其不臣之心已全露於

此而人有不盡察也如宋武帝獨卧寺堂前寺僧白帝以五色龍章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又射傷大虵見青衣童子擣藥問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也是則武帝自知必爲帝王無疑矣其後立蓋世之功復延晉祚彼其心豈嘗須臾忘禪代哉此其至顯著者趙宋杜太后云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凡史臣所紀如宋武等事與杜后之言復何異乎

宋孝武帝

宋孝武爲長夜之飲憑几昏睡若大醉者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孔

子飲不及亂又曰不爲酒困長夜昏酣可謂困且亂矣而神明若此何邪險虐之主雖無君人之德天稟神授卓然精明用以整攝衆情制馭羣動要自有不可學而能者雖老亦及於亡其甲子者直一閒耳何若德將無醉自然不困且亂之爲得也人固有握算持籌而讀書精熟援壺博奕而肆筆成章者亦其天才過人精爽有異以此爲能亦無取焉是蓋奇不若肅難孰如易觀孝武之事可以觸類而知之矣

齊高帝

齊高受禪於宋先是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

是我第十九矛史臣考自三五以降受命之次至齊爲十九也按三皇五帝居其八歷夏商周秦漢魏晉迄宋凡八易姓光武再受命合數之僅九朝至齊當第十八而言十九者豈以周文武二王併數故與然使夢言十八則周必不居二如言第十七或可不數光武倘更減言十六則祖餘閏之談比嬴秦於新莽亦無不可者是知讖緯之家符應之說出入不常巧爲傅會似此之類蓋亦頗多要之不足深究也

唐宋二高宗

宋高宗末年之畏秦檜猶唐高宗末年之畏武氏也

二君者所謂積威約之漸也是皆無如之何直須其死而已宋高幸檜之死而檜竟死故不許其子以相位君人之氣為之稍舒唐高身先死武氏竟久不死盜神器屠滅李氏子孫唐之得禍較宋為烈然是二君者其始之釀禍皆自為之不可咎人一而已矣宋高故不優於唐高也假而檜不死姦黨愈熾遂行禪代之事吾知宋高必終無如之何嗚呼方其可以自有所為而不之為及其無如之何而拱手屏息以須其人之死如二君者豈足憐哉

宋章獻后

夫陽貴陰賤故女子常有不安爲女子之心女子而爲后與天子敵體貴莫加矣如呂如武以爲爲太后不如臨朝臨朝不如自爲天子不惟擅名號恣生殺而已乃至衣冠亦盡改易之而後快是其心不喜作女子身甚明也宋之章獻謁太廟欲被服袞冕以辟奎言而止至臨終數引其衣若有所屬意猶在袞冕也夫女子之性蓋往往若此者是以聖人作易扶陽而抑陰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匡衡

漢史稱匡丞相射策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

故明習按匡之詩學實爲漢世第一而得力乃在才下數不甲科是知治經非積年歲不得精熟而仕宦之累深也如韓退之振古豪傑竟不能窮經著書亦以是故也又況近世蚤達之流其學殖淺者中科後不三四年四子書及所治經都不復記憶開口論文章如醉如夢爲後生嗤笑是則蚤達眞不幸也使其人有志於學無科舉之累治經術窮義理當益深而惜乎世味之中人實甚也有志者少無志者多盡自古以然哉

趙充國班超

趙營平之屯羌中班定遠之使西域老謀壯猶善始令終二人者略相似是蓋有人事焉有天運焉成難成之功竟難竟之緒此非其君之明見萬里信任勿貳其孰能使之然哉是人事之得也然二人年皆老矣又越幾寒暑而難成之功竟成難竟之緒竟竟由前而逆計之豈不虢虢乎其可懼哉而卒無數於河清之不可俟者則以漢道方昌而二人者皆憑藉威靈以克信其志者也故曰有天運焉自古以來異材不多生明君不世出而昌運不易逢此天下事之所以多敗而少成也與

## 班超

自古豪傑之士有所畫而必遂有所爲而必成者由其見之明而膽之决也物有其機事有其會差之纍黍利害相反見不明則膽不决故猶豫多前却者必昏闇之人也乘其機赴其會智生於倉卒勇决於須臾功非倖立名非苟成臨變愈多神慮益熟志力益堅有百利而無一害者惟其不以微倖苟且成一旦之功名故也班超之定西域五十餘國其不由此乎抑超之爲人非直智勇而已觀其語郭恂不獨擅功遣李邑不逞私忿謂無學人能之乎大抵心無偏悋

度量過人是以威惠兼行弛張互用上不見疑於所天下不受掣於孫族者也

叔孫通

叔孫通性善傅會其爲漢祖定禮儀蓋若天固置之以備用者其事雖小譬官室之有丹雘亦云不可闕而已獨其諍易太子侃侃有直臣之節然而通非周昌比也高帝之欲易太子牽於愛爾未始有決然之志通固望而知之矣使帝志已決諫者必誅通將曰昔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惟陛下內斷於心以定萬世之業惡在其能以頸血汙地也何以知之以阿

秦二世知之。蓋漢初之所謂儒者。止於如此。固宜溺其冠哉。

周勃

呂祿以兵授太尉周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論者疑之。以爲勃下令開兩端。儻不皆左袒。奈何。曰是無以過計爲也。當其時軍心之爲劉不爲呂也。不待智者而後決。勃豈不明知之。而姑試之。而徼倖軍士之左袒哉。一下令而軍皆左袒。則人心益堅。而大事濟矣。謂勃此令爲可已者亦非也。史傳所記事類此者甚多。後人臆度之言似

乎有理而不知當日之情事較然無足疑者亦何以過計爲哉

張釋之

張釋之爲廷尉當驚乘輿馬者犯蹕罰金文帝怒讓釋之釋之曰法如是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論者善釋之能守法而重惜其一言之失以爲啓人主輕殺人之心者釋之也夫是豈不信然哉然吾以釋之所爲必設是言者蓋有故焉而局外之人顧有所不盡知也夫孝文固賢聖之主也然方其怒時第堅執吾說以爲必可得之

於其君者亦事之不幾者也故先設是言使得少信人主之威枋以紓其氣而乃可以俯而從我矣然猶良久乃得之則夫曰立誅則已者所急方在此則不暇卹乎其他此當局者之苦心不可不察也夫其惴惴然惟恐不得之於其君而至於失言之若是者豈不以人主之威重不可干所從來者遠哉嗚呼勿欺也而犯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三代而下若之何其易言之也

卜　張湯

漢史論張湯云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

宜有後艮以蔽賢爲不祥之實人臣之罪無大於蔽賢湯能推而揚之以是爲善之大也然攷湯爲人一生皆用詐𠏉始之得君也以詐卒致禍敗也亦以詐其曰臣非知爲此奏迺監椽史某所爲者用以市公忠於帝使益喜而任之爾豈其中心固然哉史臣非不洞見之而其言若是何也薦人之善解人之過湯固有其事也薦人之善解人之過雖以詐行之猶爲大善況無湯之酷烈而心誠好賢樂士薦達之惟恐不及者天之報施宜何如哉報施無足論其使人欣慕感歎宜何如哉

## 袁紹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所以安民也其在草昧之時龍戰之會則知人尤急焉雖得其人而不用其言不從其策至死而不悔者非至愚昧不至此也謂之寬仁能愛人可不可也若斯之流咸以爲愎諫自用不肯擇言以吾觀之殆非也愚智相去遠矣要之各有所擇愚則擇其必敗乃事者而從之智則擇其什可八九成者而用之耳吾觀袁本初曹孟德之相值豈非所謂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者哉本初有沮授田豐爲之謀主竭忠畢智所言至深痛明切而自始迄

終必不肯一聽從之獨於郭圖淳于瓊之言決用不
疑謂不擇而若是乎孟德之智蓋亦有時而惑矣獨
能聽荀彧輩言捷若轉圜耳善擇故也原夫本初之
若彼者壹似惟恐已事之不敗而使敵人不獲速收
其利也而孟德又以其智乘之此衆寡强弱之勢所
以必反而無疑也故夫漢祖之取項籍非漢祖取之
項自與之也昭烈之取劉璋非昭烈取之璋自與之
也孟德之取袁氏非孟德能取之袁自與之也是皆
非無竭忠畢智之臣深痛明切之言也而如必不肯
一聽從何哉夫匹夫愚愎以罹咎殃於一身一家而

外非能有所害也若乃憑藉土地之廣甲兵之衆方與人爭天下而曰吾(学)敗亡而已必不聽若言則其禍可勝道哉其罪豈可贖哉孟德之惡什倍袁氏而能以寡擊衆以弱勝强使大天下小定而生人之命猶不至於盡則不自用而樂從善言之效也故知人以安民巨姦大盜不得此無以成功況於帝王之治天下乎

孔北海二則

曹操殺孔北海列其罪狀云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云云違天反道敗倫亂理操竊國大姦慮融

等爲梗遂剪除之復以此等言語汚衊之匪直尋常惡直醜正之比亦何待言然吾以爲衞傳融論云云者未必直是虛誣蓋有近似之者而因增飾之以成其罪矣懷憤懣不平之心譏言莊論不得有所發攄則託之乎嬉笑罵譏騎時出乎倫理之外故宜有之融等不如此亦自不免然不可謂非融等之過也夫戲言戲動足以敗德況處嫌疑之地遭凶懼之會乎嗚呼可不戒哉

孔北海與孟德書疏多戲慢語視無所畏敬所以深折其不臣之萌以此得禍所謂死賢於生孔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如孔冠其尤皎然者瑕玉秋霜百代所仰而顏之推乃云孔融禰衡誕傲致殞以爲文人陷輕薄與馬季長路粹等同列一科豈斷章之義乎不然則之推之志荒矣

孔北海語

孔北海議肉刑不可復有云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下引夙沙伊戾之等爲證孔君可謂洞照物情深達理本聖人復起不易斯言者也夫閹寺之流氣體既虧勳業名問百無一覬是以怪懷憤恨切齒入骨未足爲喻自非性質

鮮不思肆毒害恣貪饕爲邦家之巨患者聖王畏之慎之職此之由他若瞽矇之人受刑於天衆所同憫然其心亦多鬱怒不舒甚至致毒於人絕少仁惻蓋匪特其性之惡亦有以而然也夫惟曲體而善全之使得稍平其心氣而不覺其生理窮酷之大異乎人則善心滋長亦猶刑餘之人有士君子之行矣

魏武語二則

魏武下令云吾所以能常用少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蓋所重在一事其他雖急猶將廢之況其緩者乎商鞅所以治秦正用此道若漢武之志滅匈奴

既已窮極武功而神仙禱祠諸費繁興不能自割此所以承文景富庶之後而海內重困不可支也夫魏武之時雖欲爲漢武所爲之萬一勢固不能然使欲事戰士而不減損餘事求其成功萬無是理天下事大小雖異皆若此而已矣

魏武言仲尼之於顏淵毎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此可謂深得孔子之意矣古人率爾發言而所得於學之至深卓然可見後代儒者若爲及之學雖勤而無力悠悠泛泛如此欲望臨事精強致之用而效又可得乎此古今人所以相去之遠也

蕭鏘

齊鬱林之廢鄱陽王鏘誤之也明帝與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輒推信之此與李勝之信司馬公何異及謝粲勸鏘及隨王子隆舉事欲令投井求活其謀必可用其事必可成其機萬萬不可失也而乃猶豫回徨以速其禍如此遂致高武子孫殲滅殆盡嗚呼不可與言之人誠必不可與言言必無幾幸之理也嗚呼此故齊高之子也一至於此哀哉

魏收

爾朱榮子文略嘗大遺魏收金乞為其父作佳傳收

論榮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二史竝列此條證收之多曲筆蓋以此言爲華衮之贈也愚則以識史之目誠非虛搆至其論爾朱則可謂輕薄之甚抑若揚兮而人弗喻其旨也夫伊霍者人臣之疑於簒僞者也韓彭者又以反畔嬰菹醢之戮彰彰史籍者也而且曰若修德義卽不數四人是謂不德不義犯天下之大戒者無若榮也若然鈇鉞則有之非衮則未也徒大得文略金耳文略之愚不足言而史臣亦似愛其籠絡者故曰輕薄之甚也

楊愔

美哉主聖臣直之言所全蓋甚多也其尤不得已者則有沽名之說北齊文宣帝以裴謁之極諫將殺之白刃臨頸詞色愈厲文宣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進曰彼正欲取後世名耳於是投刀笑曰朕偏不成爾名齊主謂裴癡漢不自知癡更甚也夫言無全利亦無全害要於一時有濟而已脫文宣因愔此言愈怒曰招君過以爲名不忠之尤也必殺之不則曰爾志在求名可如爾志則如之何是蓋非齊主之癡則愔之此言將有不可得而用之者也然後世大臣緣愔之意以救直臣於死者亦多矣其非是不可以救則

吾無責焉耳不然者未至若齊文宣之昏暴不曰彼欲効忠無他腸而曰仰聖明以沽直名遂使人主蔑視其臣怙過益堅雖一時得緩諫者之死其於格心之道不亦遠哉故夫主聖臣直猶曰權時之宜而況楊惜之巧說乎

鄧攸

鄧攸棄子存姪晉史論之曰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嗟乎史臣之所以責攸者攸其何辭哉然而攸之心有

至皆而未易白者攸之棄其子於道也朝棄而暮及

父子之間喪亂之際痛心如割不待言也攸自念再

棄而再及必有萬萬難爲情者則且將收之收之終

不獲兩全則惡知不全者不在其弟之子也用是繫

之於樹使無再及而已所謂萬不得已忍而爲此者

也豈故絕其奔走之路不聽其自生自死而必欲死

之以爲名哉嗚呼亦重可悲也已其後卒以亡嗣謂

天道無知信矣其無知也推此而論溫嶠之絕裾其

情事亦相類然攸之心可諒而嶠之罪終不可貰者

此又斷獄者輕重大小之定衡也

## 蒯通

蒯通齊之辯士說韓信使背漢而中立其爲信謀可謂至忠矣然信亦項羽之次耳信之不能聽用通猶羽之不能聽用范增也使高祖處信之地將不待通言而先自決計爲之矣何乃強聒不已卒不見售無救於信而身亦幾受烹乎通之不智亦猶之增也然人固有意氣激發明知其無益而不忍終默猶覬萬一之我從者如羽如信一時人豪彼其左右固不容無一人爲之盡心也然則如通者亦重可憫哉

## 黃叔度

黃叔度年十四荀淑一見便以顏子目之荀故未嘗見顏子也見叔度而顏子之爲人灼然如在目前不復致疑矣吾意今人不得見叔度妄意昔賢推之太過若使得親見叔度自非不知子都之狡者亦當有復見顏生之歎不疑也至問子知顏子果何似邪以叔度方顏子何所見而云然邪亦不能名言其所以然但其不疑於心有不啻若自口出者斷可知也叔度之於顏子顏貌走趨決不全似然而含顏子無足[illegible]似不似不可知亦正不足計也夫若此[illegible]孰人爲然古今人果相及者一見即可以

[illegible]之甚[illegible]然者而惜乎其不可得見也若乃非[illegible]而妄[illegible]之[illegible]愚人莫知信也況於知道君子哉

子瞻伊川

[illegible]之洛蜀黨[illegible]君子也子瞻於伊川有打破敬字之說[illegible]言深嫉程頤之奸於是程氏門人力攻之而宋[illegible]亦[illegible]論子瞻之學問心術使其得志爲害當不在王氏之下其言亦不能無小過也愚嘗從張起占先生游語次及此先生曰假如二賢者同時詣孔子之門當先收子瞻而後取伊川也斯言也其諸所謂君子不黨者乎曾[illegible]春風沂水夫子乃歎而與之

然狂而下[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也蓋亦眞

其志趣有[illegible]歷僕所謂綱檢波瀉後生誤

爲有異然其胸中無一毫[illegible]不本

於眞[illegible]天資[illegible]之所謂乎若

川則無作於嬾[illegible]之也爲信程朱而斯言乃若

吾蘇者有學者宜得其意而[illegible]譯爲可也

趙子昂

趙子昂從獨孤長老乞得蘭亭石刻又從東屏借

觀其所藏此本不若[illegible]也題云獨孤之與東屏賢不

肖何如也子[illegible]劉心事[illegible]其求之也嗜慾不啻焉一

獲一不中心藏之[illegible]慮吞是[illegible]作是語則所謂怨

毒之發不自覺其[illegible]蘊蓄以其熏蒸府之累不既多

乎東[illegible]滅不足言擲或受命本師或自有術哲豈可

濫哉徒以嗜[illegible]之故遂至於此此君子所以戒黷物

也乎用以乎 [illegible]亢於義無害明世諸儒譏之考[illegible]

也乎爾 此數[illegible]衹其不廣亦用以示警云

儆[illegible]

夫寵刑之居璽[illegible]今一挨不慎甚

始而未善其終雖[illegible]者也范睢相秦薦蔡澤以自

代遂脫虎口若[illegible]則鞅斯之禍必身蹈之雖

由昕之智亦其幸也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以及於亡陸士衡所謂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者斯則下愚之人理至燋爛鷰雀處堂未足爲喻也至如傅亮在元嘉之代自知禍及求退無路春冰虎尾一息萬慮豈不尤可痛哉然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謂天地之不仁君父之不可恃蓋莫之或諒矣亮之視冏等其亦殊軌而共塗者與

楊烱

龍游有楊侯祠祀唐盈川令楊烱按本傳烱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

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烱爲令如此而人俎豆之至今不廢何也豈所謂嚴酷者獨加於吏而不及民故邪不然則烱之享此宜有甓然於冥冥之中者矣夫以無德於人如烱而猶爲之立祠下之報上不可謂不厚也有牧民之任者亦復何忍而爲乳虎爲蒼鷹以自快其心意乎

信陵客語

客謂信陵君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夫謂不可忘者欲其厚報之也願忘之者恐其望德之不得而或生忮怨也此爲

夫有權力而可以無所不能者言之耳至於身處困約不能自振無豪毛之德以及人雖欲不忘無可以不忘者是可悲也一生仰德於人人徒自謂不忘與忘者何異是尤可悲也自古迄今若此者豈可勝道哉夫惟其人之不自言也而世亦莫之知也吾故代爲言之是必非其人之所樂聞也嗚呼是尤可悲也

劉孝標

劉孝標在梁朝終不見用著辯命論以自喩雖寄言於樂天知命而憤慨深矣又自爲序比馮敬通有三同四異之感千載之下士之同病者莫不讀而悲之

然吾於此有說焉方武帝策錦被事范雲沈約之徒咸言已罄孝標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夫沈范之徒引短推長潛合天旨是乃鼎鉉之貴器非蓬蒿之散材也孝標但淫書爾思癡如此妄希坐致雲霄不亦謬乎逡巡十稔榮懃一命良由自致匪關元造明矣雖然天命之謂性也孝標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夫其不能者是固天命之也辯命之作其眞墨翟之守乎

## 劉淛事

萬歷間劉君淛者性嚴急約僮僕如束濕薪一日盜

怒髮鬚爲竪其弟遽持鏡向之劉大慙自後摧剛爲柔彊陽漸消行林間聞有盜伐其木者恐其覺而㤀也挈屐徐步以歸右見焦弱侯劉處士傳善哉劉之弟也遽持鏡向之一何其善於用諫也人方盛怒時其面目必有不堪自見者誠自見之而有不爲之少止者乎夫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上也以心爲鏡者也常自念其面目之何似能自知慙者次也不鏡亦鏡也然如劉君之能自克者則可謂難之難者也聞伐木之事古今多有之以其性氣若彼而能爲之故爲尤賢也吾是以錄之

張耀

北齊張耀好讀春秋月一過趙彥深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杜紕繆邪耀曰何爲其然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前人之得失也若耀可謂善讀書能自得師者矣友人王范之不喜左氏余欲以此言復之審如耀言豈惟左氏而已諸子百家之書雖其至繆盭者皆可以爲吾之益以視苦求昔賢之紕繆者功相萬也唐之韓愈柳宗元韓偓亦[illegible][illegible]以此也

古愉

元嘉時吉翰爲徐州刺史典籤呈事欲活一死囚罪翰語典籤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卽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南史述循吏以翰爲首此史之失也典籤當誅邪誅之可也不當誅邪因其所欲活活之而以其身償是殺與生兩失之也以是厲鋒氣懲奸慝可謂酷吏之賢能者不當入循吏傳也又杜驥驥之誣殺姚聳夫不肖又甚矣後雖有惠化爲吏人所稱詠不足蔽其惡也

宋之愚人

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掩口盧胡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宋人之愚愚不可及也得燕石而寶之知其可寶而已不知其燕石也假令聞客之言爽然自失委而棄之則寶喪其寶矣夫唯自信之篤雖百盧胡不為惑也彼其所以自娛悅者天下有得而奪之者乎夫燕石與大寶何異焉吾獨惜夫周客者徒有忠信之心而顧以賈豎見猜也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哉

李克語

魏文侯問李克吳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克之此言亦可爲今之學文者之喻吾見今之人學未富文未能過人試於有司幸而輒冠其儕偶衆因面諛之則遂自以爲可矣志得氣盈不復求進甚至長傲遂非終見斥廢憤懣怨尤死不自悟是亦亡之道也則向之所謂幸者豈非不幸之大者哉然此非有司罪也自取而已矣夫若此者雖悔於終亦無及已可悲也哉

鄭武公

韓非書言鄭武公欲伐胡妻以其子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孰可伐關其思曰胡可伐鄭君曰胡兄弟之國
子言伐之何也戮關其思胡君以爲親己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非之言如此蓋以謂處智之難也吾
無論焉論夫胡之所以爲胡因以爲後世之爲鄭者
戒可也方鄭之戮關其思使胡君而中智以上也將
瞿然而思曰彼其臣以我爲可伐也雖不見伐有亡
之道焉是可懼也且鄭君誠愛我不用關其思言亦
已矣戮之不已甚乎輕棄其良臣以杜謀國者之口
非情也是固不可以無備也夫如是胡益修其政鄭
終不得襲其國而有之徒殺其良臣以自弱而已矣

則夫爲鄭之所爲者果皆可以得志也哉然使胡能若是鄭不設是謀矣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也豈不悲哉

管子

管子書有所謂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者蓋富人之侈靡一至於此誠可恨矣然吾有說焉瀹卵以食雕之非有加於味也析橑以爨雕之非有加於餧也而富者以之匪是則以爲惡而不屑也是其愚亦甚矣而不無益於貧人何也彼貧人之業是以市於富者將厚取直焉而因以餬其口及其妻子焉業

益工直益厚所藉以自養者亦益饒積月累歲又將自淪其雛卵而自爨其雛橑不可知也孰謂其無益乎彼富人者愚而不已不數十年而轉爲貧人願爲人雛而木强不可能也則溝壑之患至矣此昔之富人所以爲愚而可憫也若夫近世之富人則又不然其擁貲彌厚其潤物彌寡一卵一橑之取於人必賤其直而又不以時償焉於是爲人雛者窮矣故夫損有餘補不足必乘人之愚而中之至於無一可以中而反爲所籠則其道窮矣

徐中行

宋徐中行郡守以八行薦辭不就客有以要名詰之者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與是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考中行爲人誠不愧八行之目觀其對客之言尤可見其用心深至超越俗流萬萬也雖然善則善矣抑猶有未盡者信如中行言是謂國家設此等科目先不免薄待天下士也豈得爲無罪與且吾所以避是舉者志旣若是矣則彼之不辭而就之者又不幾於自賢而不與人爲善者與然則宜以何辭對曰此賢大夫急人之盛心也某無其實敢當其名斯庶

幾乎雖然中行之言至言也不可沒也吾是以錄而論之中行字德臣與徐仲車齊名人稱八行先生

陶凱

明祖起兵臨海陶凱進見獻望空取天下之說曰羣雄所據地是實地兵強未可與敵元人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也太祖大奇之由秦漢以來至於宋元大一統之世所謂尺土莫非其有者梟乎末葉綱解紐弛兵弱民困人心離散若水之蕩蕩無所歸則名城棊列皆空地也於是桀黠之徒起而乘之不數年間竊帝偷王者所在而是如人之元氣虛

者雖形貌充然陰陽暑濕無不爲患也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守位曰人聚人曰財未有上好仁下好義而不爲其君終事守財者也凡此所以寶之也凱之進說與諸葛孔明料曹魏孫吳略相似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蓋雖草澤之雄奮起一時非有曹孫咼足久峙之勢而以元之土地相校則空之與實必有在矣然覬領至正鄉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歸是其義固不得如子房之於漢高者也胡爲而汲汲然獻此望空之說於延訪之頃哉後凱竟以微罪誅

浙中二畫師事

浙有李驥者善貌人物渡錢塘負擔者攫其行裝去乃圖其形貌揭於通衢同侶見而笑曰此某也遂與俱至負擔家行裝在焉有章谷者十餘歲從塾師學師出客過訪之孳見忘其姓氏師怒谷即以筆寫其貌師笑曰某也谷果以畫名家此二事頗相類然谷之可傳者刲股療母疾拒附舟之婦藝能不足道也驥於他事無所聞

方干　此條爲張起占先生而發先生名淵

方干以詩名咸通中最爲高出累舉進士竟不成名

廉帥方薦於朝而千已卒賦命誠至溥矣身歿之後追賜及第又得一官則千之攻詩為不徒然千既可以無恨至宋范文正公守睦州過其故居想慕遺風繪象於釣臺以配嚴子陵噫又何其幸之過甚也原夫千之為人喜陵侮謁廉帥訳三拜非有清風峻節邈然特立於埃壒之表也其所以使後世大賢想慕之若是者蓋徒以其詩至工而偃蹇沒世為可悲耳使千生得一第仕宦稍有所至必無釣臺繪象之榮矣吾獨傷夫有才而無命如千者不少而寂寥身後或并其文章而湮晦不傳者又匪特無千之遇而已

也將何如哉將何如哉

此木軒雜著卷七終

此木軒雜著卷八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顧　震澄齋校字

徐　誠守愚
顧　鵙晥香

老子之言

嘗怪秦漢間人雖踔鼎鑊伏鑕質氣不少懾奮其辭辯指畫大計侃侃數百言如此者纍纍而見其故何哉良由誅戮亟行士之生其世者狃爲故常不足甚畏若今徒隷受笞扑然世變至此可爲痛心者也而猜暴不世出之主有若明太祖者顧欲以威刑肅下其心直以六經孔孟爲迂闊不足以防逆亂況一二

儒生而謂能回其意乎及讀老子書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然後刑殺爲之少止嗟乎老子此言可謂救人於猛火焚烈之中者其功誠亦不小也然使帝天下者皆寛大慈愛之主則又孰知此言之有效也哉

## 孔子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解之者曰孔子於先聖王經典贊修刪定皆傳述而修明之無創造也然孔子不特此而已凡其道之得乎心體乎身措之乎萬事者皆述而不作也彼固有之因而盡之物之所無者不強

爲也中庸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蓋無之而非是不可以一迹一象言也若此者又不特聖人而已所謂天時所謂水土皆出於道夫道則豈有妄爲之而造作之者哉推其極蓋莫非述也述而不作之義大矣哉

古諺

古人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至哉言也蓋人居恆大善可爲者常少而小善可爲者常多大惡得爲者常少而小惡得爲者常多必大善而後爲則將無可爲之善矣必大惡而後勿爲則日

爲惡而不自知者固多矣孔子所謂三人行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者大約亦小善小惡居多也夫小善之積爲大善其所以爲善之心無大小一也惡亦如之人故有汲汲於小善介介於小惡而當夫大善大惡則去此就彼大與其平日反者誠之不立而自欺之病深也學者尤不可以不知裁

知己說

夫古人所以重知己之感者爲夫衆人所不能知而一人獨知之而賞之以是爲難得也若隱深自知之處有不能知雖褒贊累千百言心弗樂也與夫妄肆

詆訾者分厚薄則可矣其爲不知巳同也今之人所挾持者陋矣有一人焉從而訣之以爲古賢不若也則慨然曰是知我者也此既不自知彼又懵然一無所知然且若此者是爲兩愚相悅而巳矣而牽引古人若伯牙子期之流以爲千載一遇者再見今日也噫嘻奚爲而若此哉

莊子二則

莊子盜跖篇言孔子教諫盜跖見侮辱事其文最爲粗鄙獰惡讀者莫不切齒怒詈決知非莊生所爲不疑也以吾觀之彼爲是者亦有以焉耳聖狂之不相

入奚翅冰炭然狂之極至跖而止聖之極至孔子而止夫其無可怒而必怒無可侮而必侮且辱之者此所以爲盜跖也於孔子何傷焉凡跖所云云世之人有不陽詆而陰是之者亦希矣雖其亢逃不若跖恣睢殺人不能爲跖之爲尸祝孔子之道誦習其文辭以市於人而攫其所欲得若是者彼亦一跖此亦一跖也雖以孔子之聖智慈仁曉譬萬端其亦將如之何哉讀者試以是而反諸心有似於此者方怵然懼泚然汗出之不暇而暇怒詈乎哉夫吾惡知爲是者之意之不出乎此也

夫釋衆人之疑者以衆人之情釋之非其本趣之止乎此也若其本趣則寄之乎言外矣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椁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賫送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連璧珠璣珍貴之物達士之所不須也豈直不須而已視之與土塊沙礫不二也語其極不二之見曾不之設也是其本趣則然也而曰以此爲彼則似未能忘情乎彼而特借此當彼以爲可無羨乎彼也其去俗情幾何哉故曰以衆人之情釋之而非其本趣之止乎此者莊子斯言之類是矣

田禾

莊子書言田禾一見南郭子綦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者卽所稱田太公者也竊國之賊心尤好名彼以謂國中道術之士不拒我而交我則庶幾乎無復有議我者矣其黨皆窺覘而得之以爲此非常之光寵故賀之者三也明之燕王欲學周公輔成王謂草詔非方先生不可旣不可得則加之酷濫之刑彼其怒之甚則重之甚也彼雖得天下豈不亦戚戚多慚懼乎哉噫嘻豈不亦可笑也哉

漢唐宋

漢唐宋爲後三代見元趙東山詩或東山之前先有此說未詳考也愚謂三代純王之治誠非漢唐宋所及然大段有絶相似處其殆運會使然漢之世祖足配少康宋之高宗略同宣曰唐室屢瀕於殆而復興亦六七王之亞也宋比前代最爲仁厚而朱子生焉亦猶孔子之出於周也明之興也似漢而稍不逮循環之運又已露其端輿以開國言之李善長之似蕭相劉基之似張子房求之唐宋曾未得其髣髴韓成猶紀信而不見實錄當更訪之多識前世之事者獨燕王之篡爲千古之所無不得以代邸之興而爲比

也必屑屑而配合之又不通之甚者也

漢明二祖

太牢祀孔子自後世觀之亦何足言正以漢高起亭長初不知儒術而能尊崇聖道發於天聰故爲人君盛舉及攷明祖嘗詔孔子釋奠止行於曲阜京師與天下不必通祀因錢唐等切諫乃止觀此則明祖用智以馭天下雖孔子之言必多所不樂者故有此詔耳孰謂堪與漢高比烈乎去嬴政直一間而已耳錢公代孟子受箭又有此切諫其有功於聖道何如而至今未得列祀兩廡謂非報功之典有缺與

論不必禁及合禁者

王符浮侈論言當時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具以巧詐小兒是皆無益余以爲近世此類夥矣不勝舉然而禁之善不禁亦自無害也何者此類誠無用與糞壤不殊然而此得其物彼得其錢以一家視之錢故在而所爲無用之器者非有所傷害也不禁可也吾獨惡夫屑穀爲粉作仙釋婦女狗馬形狀而朱緣之以施於餦餭餕餀之上所謂以眼食者也而厮役宴好亦往往而有之夫凶歲得粉數合則可以續垂絕之命而毀棄之如此犬豕且不可食是眞作無益害

有益也錙銖之微積成邱山其費不亦侈乎禁之所省不亦多乎且是物也可以殘帛及楮代也有司者誠申其令而稍嚴之豈有不可止者哉夫微末之事可推類以竪其大者故因王符言爲著此論云

論人物

天地有至寶連城之玉云乎哉奇偉非常之人物是也上聖大賢不可幸而幾已求其次若宋之石守道明之海汝賢似是天地完固之氣從未宣泄而特鍾於其躬者蓋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此則忠信之充也雖沖和醇粹有所不足而自少至老表裏

堅貫仁義植乎其性不可動搖謂之曰上古之遺民可也其次可易遇乎假如國家承平垂百年而此等人曾未一見所生者多通明巧智有餘之士則其所以然者吾未能爲一定之論也謂天地之氣銷鑠無遺餘無是理也抑深山窮谷之中雖有之而世莫之知則何造物者之空生是人與草木等以古揆今亦未必然也意者風俗衰壞人心澆訛天地亦愛其寶而不欲生與然與否與夫是二賢者之施於世德性之用多學問之功寡硜執固滯之病亦時有之然求之此世已若上聖大賢之不可幸而幾已豈細故哉

豈細故哉

論制科所得之人

石守道上慶歷聖德頌云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猶且稱美功德至如仲淹弼等實不世出之賢比於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愚因是說而推之夫賢才所以爲國家禎瑞者以其有利於人最大也兩岐之麥同穎之禾謂爲豐穰之徵正使年穀倍登所濟者纔一歲之命爾未若賢才之能爲人興利除害也而況於一兎一禽一花木之殊狀異色若此之類於政治則了無

所補於民生則毫無所賴者乎今夫制科之設所以
維賢才也然而以文辭試之糊其氏名而摸索之其
得之者不可知爲何等人也則姑從其文辭而觀焉
以爲其心之靖躁意之貞邪氣性之醇駁和盭亦將
於此覘其一二而其人之能含咀六藝以潤澤其文
辭者雖未必其有可用之實比於一兎一禽一草木
之殊狀異色豈猶不足相當乎其至者雖謂之景星
之見鳳鳥之鳴非過也若夫升降有會盛衰有期浸
尋至於頹壞之極陋劣獰惡有不可勝言者此又何
啻彗茀之變蟲豕之孽爲國家不宜有之物乎是則

聖人在上位亦宜有所謂修禳之方挽回捄正之道矣修禳之方挽回捄正之道不惟其末惟其本不於其卒於其漸此又非一二圭文枋者所能爲力也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弗思此之謂也

歸田錄二則

歐陽公著歸田錄云余之所錄大抵以李肇國史補序之言爲法而小異者不書人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揜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至哉斯言凡有事誤述者皆當以爲法也夫揜惡揚善爲君子之志則不揜

人惡而顯顯然揭之以示人者其爲小人之志了然可見然則彼之爲是者其又何所利乎夫人有惡而不爲之揜君子猶尙惡之又況顛錯是非以苟逞其私者神誅鬼殛理無可逃又豈止於自暴其慝而已乎嗚呼胡不稍自知愧且懼哉爲三岡志而發

歸田錄中記時俗婚禮之失有所謂上高坐者其言曰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謬哉濮園稱號公所著爲人後議旣已深切著明其說矣於五

代史又極言之可以已也至是又及之語雜譏戲可以已之甚也夫可以已而不已是歐公之褊歐公之私也凡爲文者宜知之焉

張東海語

邱仲深濬譽貶許魯齋謂元非正統同年蔣某續宋論言之益詳果定論乎此吾郡張東海弼語也魯齋之學幾於聖人其仕世祖所謂歸潔其身者豈可議哉正統之論當取文中子之言爲斷況元又非拓跋氏比續宋論祖邱氏之說自謂得春秋之旨而實非也東海生於明代而能以微言折之如此可謂至公

矣東海此語合宋太宗燭影斧聲一案而言又可見其用心之厚云

## 知足

夫衆人之言知足也蓋有分焉盈其分而不求毫毛之溢則可謂知足矣若居積期於千金仕宦期至二千石生年五十六十不爲夭以謂如是則可以無慊於心矣在我者不復過求其在天者任之而已以是爲知足而已矣然而方其未及乎千金未至乎二千石未滿乎五十六十則故非能冲然其度夷然其神者也曰知足則始之所不足者居可知也若乃委懐

隨運多寡得喪修短之見不設於胸中則是本無不足也斯其爲知足不亦裕乎夫至人之所謂知足知止者其在此乎其不徒在彼乎

言誠

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猶諺所云便宜是也便宜在己則不便宜者固在人矣事事如此致怨不亦宜乎夫若此者一以利爲心措之於事矢之於言造次以之不知其愚且悖也言不如事之實然吾以爲言尤甚焉事則有可爲有未可爲其限於埶力者則亦未如何而止矣若夫言不假於勢不藉於力若

抑若揚若晦若章必使勝者在已負者在人是非其
放利之尤者乎言空言也其爲利亦空物也曾何得
乎而自夫鬼神居幽而覘之則無實於是者故其畀
禍於是人也或覘行事而較重焉以空物易實禍終
身不悛謂之智可不可也故夫放利一也於事爲難
於言爲易難者少易者多少者輕則多者重矣然不
足道也書之以爲言誡

鬼神

夫鬼神至靈也聰明不以耳目鑒察不以思慮非固
欲知人幽暧之事乃自然而然不能不知也旣知之

必不徒知而已將因其過惡之大小而加殃咎焉惟其人自取之雖若不可究詰要之如入水得溺蹈火得爇不可禱祈而免也是故雖有悍戾之夫險譎之子苟所欲爲裁發於慮無不懼鬼神之知者而不知夫鬼神之知與不知在已而已彼何與焉誠懼而更之返之於心必且怗然不寧一心悅即鬼神悅矣或者又以前愆叢積爲疑夭不念舊惡淸者之所以爲聖也曾謂鬼神無伯夷之德乎

神

呂覽有言今夫攻者砥礪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

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愚聞之友人嘗繫獄者見重囚論決者其人未自知當死忽一夕不能進飲食明日而牽出赴市矣此所謂非或聞之神者先告也夫福至則神悅禍來則神愁理固然矣然其所以致福禍者非神也由夫心而已矣自非順受其正無妄致災則皆心爲邪僻以郎罪戾及其將死而神將去之矣其可悲痛不亦甚哉

善惡

善惡皆出於心而惡字從亞從心善字傍若下不見心豈不以無心爲過有心爲惡有心者無大小皆惡

也故志仁斯無惡志者心之專壹而有力者也無惡則善矣善豈有不出於心者然必以無心爲至無心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自然善也禹聞善言則拜而孟子以爲舜有大焉是禹之聖猶未免於有心也况常人乎常人多自以爲善而實未必善也善矣有其善而喪厥善者夫不以有心之爲累與咸之爲感義同乎此或曰蘩所不辭也夫吾亦以意言之耳

好亂

夫有治則必有亂也幸生在宥之世長享太平此生人之福也然而水旱之不虞催科之無藝萑苻之竊

發刼奪之時聞一鄉一邑之間不能皆安枕而卧也習俗惡薄民心澆訛憂亂者什一好亂者什九憂亂者不能有以弭亂而好亂者雖無所能爲乃其理固有以致亂也何者好亂之人不仁已甚殃禍之及日可俟也一夫好亂鬼將殛之况纍纍而是者其何以處此乎吾虞夫水旱盜賊窮餓夭札者之未足以懲其惡也夫不祥之事誠莫大乎好亂矣然則一意之動一言之發苟有近乎此者豈細故而已乎奈何而勿警且懼

## 不自知

語曰人苦不自知此爲過惡言之也惡莫大於不自知。而善莫小於自知。自知其善。以爲人不若巳。則大善爲小善矣。小善且將爲惡矣。故夫自知其善與不自知其惡一貫也未有自知其善而不喪其善者未有喪其善不自知其惡而能去惡以之乎善者必如夫子所云見其過而內自訟則可謂之自知矣自知若此進善孰禦焉而豈復自知其有善哉故夫自知其不善與不自知其善一貫也雖然人心獨知之地未有能自昧者也其眞不自知者奴隸婦人下愚之流耳苟讀書稍識義理惡在其不自知哉子夏之所

謂必文周子之所謂諱疾是也夫誠不自知惡用文
其諱哉嗚呼此其爲不自知之尤也與

通蔽

夫人之心故有所通故有所蔽當其蔽也雖文義之
至麤至淺者一執其謬迷之見則茫如矣若是者不
特今人有之昔人亦有之不特昔人之碌碌者有之
雖號爲天下奇俊之士亦閒有之原其所以則皆由
於自謂能知而不悟其所蔽之適在乎是也遂肆然
立論不復生疑其病蓋亦不小矣而古今犯此者頗
多此可以爲戒也宛邱張耒天下奇俊之士也雜志

中稱張又新贈樂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曰此詩固佳然誤矣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異哉眠之爲言猶今人言睡云爾此復何須分疏何難曉了而作此譏彈乎若使處處如此豈不爲天下之下愚乎非其所蔽之適在乎是而何哉然則近世名士摘撫文字刺病有出於作者之所不料者誠未足多怪也

遣使

夫意所欲行行之欲以剔蠹而蠹愈滋欲以除害而害轉劇者則無甚於遣使矣國家設官置吏亦已備

矣以其人之不足任也而別遣一人以糾察之正使其人非不肖而採聽所不周智慮所不逮其間之爲害於民者尙多也而況乎其不能然也譬之治庖然主人者懼其竊我之食也又遣一人焉伺之彼治庖者畏其口也則更以我之食餌之饜其欲而去如是庖中之所有益加少矣此其一弊也而其他豈可勝言哉韓魏公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旣而大悔無幾皆罷之如魏公所謂老成之臣意慮深遠者也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項背相望於道嘗謂大小雅言文武政事而小雅第二篇皇皇者華爲君遣使

臣之詩故遣使爲先務此所謂以詩禮發塚者與夫周之君臣綢繆懇惻所以加意於人何如者也而可以是藉口哉今之世所謂諮諏度詢者吾不知其何所務也所謂每懷靡及者吾不知其何所求也得毋類何庖宰者之饜其欲而已乎夫舊令所無而忽行之利未一而害已百者大抵如是聖君哲相未有不愼諸此者也

停祿

國家以軍興之故暫停官吏奉祿意者其必不得已而出於此乎不然則議事者之失計可謂甚也夫食

君之食者治君之事死君之職義也有不然者誅罰加之不得辭焉今而停其奉是謂可以不治若事而不死若職也不治若事不死若職夫何爲而不可國之四維得毋有不張者歟殿最升絀予奪誅賞之科得毋有措之不順而施之不恕者歟聖王重祿故士之報禮亟今祿已薄矣而又停之不唯無養廉之實又并其名而亡之謂之何哉且夫金作贖刑雖無肌膚之傷而人情之所患苦者在是故謂之刑夫固以其有罪而不可但已也今不唯停其奉而又有所出焉則是夫人而加以無故之刑也貧困愈甚患苦益

深將有不可為繼者則是無故之刑雖輕而[illegible]
不肖者日益為非無以禁之又不假言也[illegible]
哉惜乎讓事者之不以是而入告也

貨殖

宏治間江陵湯沐知石門時徽人至邑貨殖倍取民
息捕之皆散去闔境稱快徽人挾丹圭之術析秋毫
之利使人甘其餌而不知日以朘月以削鬱日益富
土著者日益貧盤惟石門一邑而已盡所至皆然也
使夫長民者盡若湯侯之深計遠思凡為蟊賊於民
間者務悉去之其德不亦溥乎雖然在今日則又有

可論者蓋人所為貨殖者典舖也士著之人既貧甚矣無典舖則稱貸之路窮而溝壑之患不在異日而在目前孰與彼之取什一二之息者猶有所濟而不至於大困乎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是所望於上之大有權埶者而一郡一邑之長其所濟蓋猶小也湯侯善政不止此見通志

## 先後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呂不韋書中語蓋貴先者黃帝之謀也貴後者老子之術也貴先者進而爭利雖恐失時貴後者退而辟害不為戎首然貴先進者未

有不能退者也善退者亦未有不能進者也知進而不知害則無貴於先也知退而不知利則無貴於後也先後進退迭出爲用如環無端不主一方者貴之貴者也夫若此者施之天下國家無所不宜匪特用兵而已也然而兵家之所以爲機要者大端不出乎此如魏武則似王廖者也如司馬仲達則似兒良者也雖不皆全得而所失固少者善用其所貴而已也

系包

偶見孫昭系包考其說曰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系包在巳胎在午養在未生在申沐浴在酉冠帶在戌

臨官在亥旺在子衰老在丑病在寅死在卯墓在辰於火則系包在亥木則在申金則在寅巳申亥貨各稱系包之所蓋五行既墓矣其生也必有萌蘖焉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無絕理也陰陽書以十二位配十二辰爲五行之終始其墓胎之間曰絕者蓋合二字爲訛耳豈不謬甚矣哉黄帝經五行十二變曰生曰浴曰官曰臣曰君曰委曰病曰死曰藏曰止曰渾曰育止者系包也渾者胎育者養也古語曰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此胎之所以凝也余因孫子之意而推之黄帝經曰止者似於絕義爲可

逼然以其理而言則孫子之說誠是也何以明之五行家以申子辰爲水局亥卯未爲木局寅午戌爲火局巳酉丑爲金局此無他取始生中旺終墓之義而巳系包者生之始長生者生之極也沐浴者旺之始帝旺者旺之極也衰老者墓之始墓者墓之極也曰申子辰亥卯未云云者皆舉其末而言蓋犹論之則有三節細分之則每節中各有四焉造化之氣消息密微無驟消倏息之理於此可見若易系包曰絕則絕者既不可以言生之始墓後有絕獨得五位而胎養生僅得其三不均甚矣吾故曰孫子之說誠是也

王若驛馬之云者蓋衡其所生則動動則爲馬是以水局之馬在寅木局之馬在巳火局之馬在申金局之馬在亥今術家亦多不明其說又讀冠帶之冠長生之長爲平音其游於王公大人之門者皆然也噫六藝出於聖人而承譌襲舛支離傅會以至害理傷道而莫之覺者蓋不少也又況於區區技術之小者乎哉

月華

今人於中秋月滿之夕往往見所謂月華者華或當作霞蓋諺言朝霞不出市夜霞行千里鄉音霞爲華

也五色層疊精彩非常而昔賢篇詠罕或及之及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斯豈非所謂月華之明證與夫月華必夜午乃見然則西園之游殆幾於窮夕矣所以然者明兩之位方危毛裏之恩日隔憂思頗極勞皇靡寧故篇末有保已終百年之言論世君子可以考而知焉

雜劇愈疾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擾之行日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袪

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周之為是書也非以袪宗伯之疾也而其效乃如響之赴聲豈適然也哉醫之用藥也必識其所苦而投之以其所甚適夫渴者肺枯其所以瀹熱其心者故非草木之滋所能沃而解也夫雜劇之工者使人笑與抃會忘其所苦然而宗伯之疾之所以袪者又非止若是而已也蓋亦有所以深中之云爾吾聞宗伯以文章鉅公傾身下士實有田嘗之風故紀之進是書者乃所以深中之也使夫不以馮驩之市義而以他種雜劇進雖馬

關之作不見其效甚者反益之疾耳明乎此者不惟艮於醫而已窮賤之士游達官貴人之門而能得其權心者其術亦居可知也

## 謔對　見池北偶談

明季姜如須垓寓吳與徐昭發枋同行市中姜顧徐曰極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大噱古來以姓名相嘲戲者纍纍見史傳甚無取也姜徐二君皆貞士乃亦有此雖風致可想要無足道者愚猶有一說焉兩賢相值有倡即詶其先唱者必度彼有可詶而後發之

若萬無可誚雖斂贍者亦將塞嘿是乃不足鳴勝反
當內訟者矣如𢲅字便無可下語竊意昔人於此非孟浪而施
之者觀者或未之思耳

梁武

任彥昇為宣德后令美梁武云博通羣籍而讓齒乎
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
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夫以天縱英聖
日月在躬養晦俟時藏鱗匿爪固非中材下士所敢
庶幾此無假於擬議也然有可得而論者言乎其才
則相去之遠天壤遼絕未足為喻言乎其居之者則

又相反之極雖四瀆之與蹄涔會未方其一二也相去之遠既如彼而相反之極又如此苟一捫心自問宜少知愧矣然而終其身必不知愧者斷斷如也若是而有毫毛之成就者譬之種焦穀而求獲必無覬矣夫固非天棄之非人誤之特自誤而自棄之耳有近似此者倘速自警厲乎書此以告子弟之狹陋者或不無小補云

王元章

王冕元章元末志古士也嘗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在興漢志雖正而心則狹志於生民者其唯伊周

乎至矣哉王君之論也愚以是益歎孔孟之大也且如戰國時有魯仲連者義不帝秦寧蹈東海而死節誠高矣其所期者不帝秦而止耳由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視之不亦藐然其無有乎有屈原者不忍見宗國之昏亂以阽於亡寧赴汨羅以死忠誠至矣使懷襄能信任已修舉政令致其國若莊王時則原之志願亦畢矣由夫力勉齊魏之君行助法興學校使暴秦之禍不作而斯民得蒙三代之澤者視之不亦硜然其至小乎夫非二子之所操未足以厭人心也山嶽雖

高鎮於地猶一卷之石日月雖明繫於天猶一星之火度量相越之遠亦若是而已子房似魯連而孔明似屈原皆所謂百世之師也然其所就亦居可見矣愚故因王君之論而著之如此

還金

嘉靖間浙某郡城火有轎夫王安者於路得遺金一篋約四五十金求其主還之此事見通志夫還金之事聞者以爲美談或其人多得福應故稗乘之書累累而見用以勸諭頑鄙然其實固非難能可貴之事也孟子曰人人有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拾遺金

者豈不知大有害於人乎豈得以爲異於穿窬之所爲乎以其僅不爲穿窬且害人也而嘖嘖稱歎之又豈不爲菲薄其人之甚乎故苟屬讀書識文字之士其事並不足道也必如此轎夫者斯乃可稱歎而筆之於書也已夫轎夫者廝役之下者也猶能若是彼軒軒然坐轎中者家溫而勢尊顧乃用詐力以攫取人金千百而不已聞王安之風不亦可少愧矣乎

村民

村之南有楊心宇者村民之刻苦治生以立其家者也給饘粥外有餘貲以置什器又自有田數畝時時

以粟貸人而收其息歲積粟可二三十斛有子二人皆別居獨與後妻處一室二子皆前妻出困甚不肯一問卹也然其人慳悋而已不聞有他過惡歲辛丑年六十八矣忽病狂易舉室中什器悉毀之而焚於道將毀一物則太息言曰此某歲所市價若干得之某所者也惜哉又毀一物亦如之其妻勸止之則怒且奮拳毆之力倍常竟不可近歸而熱寐無所知其妻取室中物未毀者寄他所明日既寤則又言曰昨偶病發故如是悔何及矣妻喜其復常也凡寄他所者悉取以歸既暮妻往他所未還則閉戶舉火焚其

里婦人力夔入救且救且擄奪則被毆破傷散走於是悉爲煨燼無遺餘俄而逸去不知所適越某日得其屍於河噫此亦異之甚也其有大怨忿於中而不自抑者邪有物焉以憑之而不可意測者邪是奚爲而然也是殆無他故逾分而已矣夫唯有大德者然後可以富有四海長享而無害猶且念一夫之不獲咨四人民之窮困如疾痛之在支體無一日而寧也彼村民者生於糞壤之中得無暴露寒餓以死幸矣又用其心計以盈其粟老不知止有毀焚之道焉若然斗筲之材而祿千鍾者多矣胡無逾分之罰邪曰是

固有不可知者然苟存老氏厚亡之誡懲大易負乘之羞其亦自知懼矣

記異

壬子歲七月十六夜颶風大水之變蒙其害者崇明寶山南滙上海四邑爲最死者百萬已上其不隨濤浪以逝泯泯無可蹤跡者塡溝塞壑所在而是有司無以處之瞠目而已其幸得脫免者艱苦萬方不可具悉僅錄其一二娛左僚覽者怵然動心焉上海小東門張日華之子貞九水方至亟緣樹見其婦漂流經樹下急持其肘亡何若支解然肘在而婦之軀隨

水去矣俄而子女纍纍出不能救張僅以身免水稍減下樹腰以下皆赤肉無復皮焉又一家夫婦及子若孫其五人水至相誡連持手死母脫水力猛一子先脫已皆失之其婦堅持將不支口嚙夫肘竟嚙肘肉以去夫值一樹抱之遍體皮亦盡流血涔涔然迄月餘困臥不能起也蓋大水中非時冰凝銛如劍芒冰挾風威割截支體直瞬息間於膚革何有乎元冥竊權助之毒虐噫亦異之大者矣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記王玠右家鬼

崇禎間王光承字玠右弟烈字名世二君並負才望里中人咸謂旦暮取巍科躋貴仕者必二君也顧其家有鬼焉余聞之張起占曰其鬼時時出弄人人以掌拍案鬼亦作拍案聲一家之人無不爲所弄者雖玠右名世此鬼亦了不畏也獨玠右父君謨以明經任訓導歸纔聞欬聲即寂然退避不敢抗人謂此鬼不智甚以二君之才望其功名豈顧出乃翁下邪胡不此之畏而彼之畏也旣而明祚告終二君者厲西山之志棄諸生躬耕田野清風峻節遠近仰之然而半通之綬弗及其身卒如鬼所料云吁是鬼也何等

鬼也爲智乎愚乎是乎非乎已乎已乎其無以議爲乎

殺貓方

祖母喜畜貓貓之馴善者撫之尤至有一貓偶病嬾不食時祖姑夫雲孺唐公卽家母之仲父也最醇篤適過余家見之躍然曰有僧鞵菊乎掘其根擣其汁灌之少許卽駿健如初矣喜如言不移時而藥具矣年猶少佐執貓力持其首啓其喉灌之灌已則大奮迅騰躍上至七八尺如是數四而貓命畢矣相顧駭歎悔無及竊思是方也胡爲來乎意者貓飲此汁卽

斃流傳之誤以毒貓之具爲治貓之方而此適當之耳嗚呼孰謂無稽之言而可以嘗試也哉

## 姚啓祁事

先王父之友曰姚啓祁名裕善丹青王父每留之宿於前書齋累日夕不厭及大兵至城已破姚爲卒所獲不欲殺之問有金乎予我金則生姚時故有金窖置葦澤中以身守之念係友人所託以藏者非己物也固不予遂被禍姚於他事有癖而不足錄者獨此一事爲可異也夫豈有慕於古之砥節厲行立名之士而爲之哉蓋其生而樸愚未嘗知世間有機變事

固如此也然竟以殺其身可悲也已

張四妻

家毋嘗言國初我郡張副總部下一卒曰張四者從副總入海中炮亡其半體四既死副總以其妻某氏配他卒某氏初不之拒請延僧誦經以度亡靈事竣卽伺間躍入大波以殉某氏性甚婉順接鄰近曲有禮意竟以節烈死惜其無傳姑錄之以俟有心者採入志乘云

被刃婦

家毋又言有卒掠得一婦不肯並枕而寢彊就之終

不可喧聒者累夕以刃脅之不爲動卒忿甚揮刃從項至下體分爲二投之井中嗚呼可憫也已可重也已此婦竟不知何姓何許人

張球母

余家僕張球之父曰張六者當鼎革之際入白腰黨爲盜既死球母某氏官判改適人某氏步下縣堂即以裙帶自絞其頸而死臧獲下隸迺能從容完節如是令人欽歎也

黃仲霖

杭州黃仲霖名澍才氣壯偉文章卓犖不羣世俗多

怪駭之以爲不利於鳩屋時曾王父以諸生負東南重望仲霖於是構所爲文來就正焉曾王父大推服之且曰是必掇高第何患仲霖於是延曾王父於其家使子弟問業焉時曾王父館於張瀛海家授其子安苞經乃以半歲居張所半歲之杭州未幾仲霖果中式爲名進士其仕宦本末具在史籍玆弗論也入

國朝曾王父歿久矣仲霖猶親至我郡訪問後人念張湛之名德懷任昉之知遇索先王父及先君所爲文評定之深加獎厲勤惓久之然後乃去嗟乎知已之感固宜然然求此於今世亦希矣故記之云爾

記章于野事

于野先生竭忠屛王之死不貳英讃大節爭光日月固已彪炳青竹矣記其一二瑣事與余家相干涉者葢外人所不知云爾曾王父時先生年猶少與伯祖子若公同研席所從之師今不能詳也子若公性豪侈好弄以先生之來就學也嫚侮之餅餌之屬每分食必擲之地令從几下扶服如狗狀拾而食之否則加笞箠先生默默如所敎取食不以受侮故不肯來卒業葢淮陰胯下之風先生其有焉後先生爲諸生文章儁峭當時謂之四字句又以先生有遺行併其

文過貶之以爲不逼雖親黨中負盛名者亦云獨曾王父與馮乔生明玠賞識之許以必取高第及丙子丁丑先生果發解成進士心德曾王父甚而儕輩猶嗤點其文不休云

謹識曾王父事

曾王父彥紘府君（諱正藩別號愚公）當明神宗之季年負海內重望司文柄者必以國士相推而生命蹇尼不得志於場屋歲戊午既中式矣名在二十五適以皿字卷不如額而郡邑弟子卷贏其一各房官皆不肯易獨曾王父本房某先生（名氏失傳）慨然請易之因以曾王

父卷眞副榜從副榜中取皿卷一人補之曾王父自是鬱壹多飲酒有痔疾每發甚苦其後家亦日落素不知治生何等事也則賣產以贍朝夕費而宗黨中有生心者日以艮醞供曾王父既醉則爲之脫冠服扶掖上牀寢因竊金以去如是者累累曾王父既醒亦漫不省記加防檢也一日袖賣產金若干以歸中塗見耕者勞悴甚憫之人賜金一鋌空袖以歸以語曾王妣繆孺人孺人但一嗟吁而已又見農人家貧無簀憐其寒苦以賣產金買薦數十張分餉之人謂曾王父晚得心疾以致貿貿如此嗚呼其然乎其然

而有不盡然者乎小子竊思之竊自以爲能窺而得之蓋曾王父一生無溫飽自私之志不幸不得有所施設以利斯人雖其晚歲貧病困鬱之中心神時若憒瞀而耳目聞見之所感觸而暴見者無一而非與人同痾癢疾痛之意也顧其事特微乎微耳嗚呼無心之心心之眞也不德之德德之至也豈淺人俗士所能識也哉此非所以詒於外人歲戊戌除夕稷雪滿窗燈影在壁泚筆而識之以詒我後嗣子孫

北杏軒雜著卷八終